

我是麻將資優生

作者孫全玉

1.麻將論壇

打麻將，到底好不好？

1.1 麻將風雲

我以前看過一篇「報導」，說是長江三峽上的「郵輪」，有四位「遊客」，一邊欣賞沿途美景，一邊擺起麻將桌打起麻將。這四位乘客都是「老朋友」(當然也是老朋友)，平常「手談」慣了，但為了「維持打牌紀律」以及「面子」，打起牌來是「玩真的」，認真到「錙銖必較」。平常每週必然「定時聚會」，大家有輸有贏，誰也不信「牌技輸人」。好！今天在「郵輪」上「較技」，旁有其他遊客「壁上觀」，興緻更高。東風起，戰鼓鳴，前面幾副牌，沒什麼特色。南風二起，船外忽然「變天」，從陽光燦爛忽然轉成「陰天」，還下起小雨，也有微風，只不過被風掠過的皮膚，有點「寒意」。眾遊客遂把焦點轉到這桌「麻將」。只見四家中一位名叫「老趙」的，頻頻「胡牌」，更重要的是，所「胡」的是「大牌」。不僅「渾一色」、「對對胡」、「絕張自摸」、「槓上開花」，接著還「清一色」，甚至到西風尾的時候，連「大三元」、「大四喜」都出現啦，不僅老趙這輩子沒這麼「好運過」，連其他三位「牌友」和旁觀「觀眾」都不敢相信有如此「麻將」，到北風二時，老趙贏得滿鉢滿盆，另外三家都「輸得精光」，他們打牌「不興借貸」，輸光了只好「散席」。觀眾沒牌看也紛紛散去。

到了碼頭，感覺「氣氛詭異」，一大批軍警嚴陣以待，船靠岸後，軍警蜂擁而上，嚴令任何人不得「離船」。不久，軍警把「老趙」從船艙內五花大綁押解出來，下船後，就在碼頭邊把老趙「就地處決」，船上與岸上一時間皆「噤若寒蟬」。隨後，軍警撤走，陽光忽又露臉，人們議論紛紛，有說老趙十年前曾是「江洋大盜」遭通緝者，有說老趙曾犯過「滅門血案」者，有說老趙係對方軍閥臥底者，至於那三位「牌友」，皆臉色慘白，戰慄不已，為什麼？因為聯想到剛才「幸好不是我胡了大四喜」，一輩子沒看過有人這麼「胡」牌，原來，「至極至絕之境，乃不祥之兆」。

所以，我後來打麻將，如果碰到「特殊牌型」，例如「有清一色」機會時，我都刻意打「散」，寧可「小贏小輸」，就是受到這則故事的影響。

「親身」經歷

我曾經有一段歲月，每週六下午，和固定「牌友」打「三十二圈牌」（我不跟不認識的人打牌）。大家平常有說有笑、有輸有贏，很有意思。有一次，某君（暫隱其姓名）整晚臉色陰沉，很少講話，重點是，那晚他很少「胡牌」，手氣「背得不得了」，我認為他的「陰沉」是因為「輸得太難看了」，因為，我很少看到打牌從頭輸到尾的。牌戲過後，各自回家。

星期一上班，我在公車上打開中國時報，赫然發現「頭條新聞」竟然是我這位牌友被檢調單位拘捕候審。我大吃一驚，這位牌友是政大學

弟（其他系的），擔任公務機關中級主管，涉嫌在以前任內收受鉅額賄款作出違背職務行為，情節嚴重。調查局早就「布線偵搜」，日昨「收網」逮捕歸案。我看報後，很難相信這位學弟會作出如次重大「犯行」（他後來被判處重刑定讞），平常相處，根本看不出來有何「異狀」。只有前天打麻將時，他「手背得離譜」，因而聯想到「會不會是人在遭逢厄運時，麻將牌會顯示徵兆？」，以上，信不信由您！

附記：案發後若干時日，另一位牌友告訴我，他曾被調查單位傳訊，訊及有關相互間往來狀況，還涉及我們週末的「牌戲」，原來調查單位監聽監看已有段時間。調查單位還問他有關我的「狀況」，這位牌友立馬跟調查單位說他（就是指我啦）是非常「清廉正直的人」，也許因為這樣，調查單位就沒找我去問話了。

- ☐ [麻將迷推薦電影](#)
- ☐ [麻將](#)（電影台灣）
- ☐ [麻將](#)（新春必看電影）
- ☐ [香港麻將電影](#)
- ☐ [麻將技巧](#)

前科紀錄

聯想到我高三畢業前一「件」小事。我在高三下學期，因為僥倖得到「免試保送政大的機會」（因而與各位成為同學），按「慣例」，必需「負責編輯當年的畢業紀念冊」，當年彰中有十一位保送生，我因為曾擔任校刊總編，遂被推為畢業紀念冊「總編」。在「編輯過程」，有

位獲保送台大的粘同學，把一張「校長和訓導主任相對踢足球」的相片，列為「草稿」，在他，認為這是很「搞笑」、「有親和力」的「佳作」，可是，審稿的「教官」竟然大怒，並把粘同學叫到訓導處，當我面指責粘同學「意在挑撥離間校長和主任」，還打了粘同學一個耳光，粘同學一時不知所措。我當時非常生氣，立即表示「辭去紀念冊總編工作」，也堅決不再過問紀念冊事宜。

這件事，我一輩子難忘。就粘同學來說（他獲保送台大電機系），相信在他內心深處，一定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痕。歸根究底，就是因為「價值觀念僵化的時代」！

1.2 麻將資優生

「打麻將到底好不好」？

我認為「不但好，而且應該列為人生必修課程。」

試想，就這一百三十幾張牌，就四個人，就限八圈或十六圈，就限「每人最多輸 X 千元，輸光就逛花園（聽不懂的話去問人）」。然後，四個人「各憑本事」，依據「遊戲規則」，不該「吃」的不能「吃」，不該「碰」的不能「碰」，不該「槓」的也不能「槓」。大家「用盡手段」，儘量不要讓別人「胡」（扣牌、攔胡），想要自己「自摸」或「胡牌」，因此絞盡腦汁「算牌」、「聽牌」。此外，在牌桌上，各人本性不自覺就顯示出來，有的小輸就奈不住「粗話脫口」；有的小贏就「心浮氣躁」；有人等不到牌「撓耳抓腮」；有人「自摸絕張」，聲震屋瓦；有人整晚未胡依然鎮定。在牌桌上看「人品」，很有

道理。(當年我岳母就是看我打麻將臉不紅、喝小酒臉就紅，認為我這個人有大氣又誠實，才把女兒就是貴同學許給我)。

不僅「從牌桌看人品」，我認為也要「從牌桌上學做人」。牌桌就是「人際社會」的雛型，學不盡的「人情世故」，也訓練對各種「狀況」的臨場反應。我常說，會「打牌」的人，通常「會做人」，「會做人」就「會帶人」(待人)，尤其是「政治人物」，要想「管理眾人之事」，不懂「人情世故」，只會「背教科書」「講大道理」，不「接地氣」(不瞭解「人情世故」)，怎麼可能把「管理眾人之事」「辦好」？所以，要是我負責「教改」的話，我才懶得搞什麼「去XX化」，我會把「麻將」列為「必修」。各位同學，我絕非「戲言」。「麻將」和「賭博」是兩回事，「會打麻將」的「主動權」操之在自己，要放要收，經過審慎算計，即便算計錯誤，或時運太背，也不過就是「局面內的輸贏」(傷不了大局)。「賭博」不一樣，賭博是「漫無節制的押寶」，沒有「把握」只求「中彩」，主動權操在別人或老天手上，是「非理性的」。

講個小秘密，我當年得到「優秀青年」獎項的時候，正「坐在牌桌上」，牌友某君問我「你打麻將還能算優秀青年噢」，我頭也沒抬，丟出一張牌說「當然」(打麻將能打得好才叫優秀呢)！

2.阿富汗坦利班

2.1 觀阿富汗坦利班事件感言（上）

阿富汗坦利班事件，給了我們什麼教訓？

就是押寶，不能押獨。

阿富汗靠美軍進駐 20 年，傳聞花了八百多億美金（暫不談人員傷亡與國際形象），一旦撤軍，原估計塔里班要三十天才能打下喀布爾，結果不到七天就完了。總統流亡、居民逃難，整個社會停擺。我們局外人暫時不要拿僵化的價值觀去評斷誰好，誰不好；誰對，誰不對？重點是阿富汗的老百姓受苦了，依個人的淺見，以一個台灣人立場來說，關心兩個問題：

- 1、在國際政治的角力下，台灣如何維持一個獨立國家的角色？
- 2、如何維持台灣的穩定和成長？老百姓才有安和樂利的生活。

阿富汗將整個未來寄託在美國，美國人一撤，政局就變了，這那裡是「高明的賭局」？或曰「不能單責備美國人，阿富汗人自己也要負責任。」，沒錯，阿富汗政府軍要不投降，要不放下武器跑了，那代表什麼？講句不客氣的話，是阿富汗政府軍用腳投票，放棄了原來的政府，很多人有個僵化的觀念，以為民主投票選舉制度是普世價值觀（受英美體制的影響），忽略一重要關鍵，選票並非唯一的民主標準。這次的阿富汗，老百姓用腳投票，結果「選了塔里班」。這跟 1949 年的中國、1975 年的越南一樣，有人可以質疑是老百姓選錯啦！這個問題很好，「為什麼老百姓選錯了？」難道用選票選就不會

錯嗎？這才是整個問題重點。簡言之，如果整個社會文明開化到一定程度，老百姓能夠安居樂業，才不容易選錯！

我們台灣人從此事件獲取的教訓有兩點：

- 1、處理國際政治，不要押孤注，應該保持適當的彈性。就像打麻將，不能說「誰放的砲我就不胡」(更糟的是「我專門胡那一家的牌，其他人一概不論」)，那何必打牌，干脆買彩票好啦！(買彩票的中獎機率，路人皆知)
- 2、要作到獨立判斷，就要蓄積實力。就像打麻將，要有基本的本錢，在作權衡時(要打那張牌、要等那一張)，才能理性，才有可能獲利。我們台灣的實力在哪裡？經濟、軍事、文化？我們要深刻體會，沒有實力，根本連麻將桌都上不了，蓄積實力才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。

我最後還有個感想，為什麼執掌台灣政權的人物，出自商學院的很少，倒過來講，為什麼會打算盤的人不去從政？請告訴我答案。

阿富汗被稱為「帝國墳場」，英國、蘇聯、美國等，都在阿富汗栽了跟頭，難道這三個大國沒有聰明人嗎？顯然不是沒有，然而，為什麼還深陷泥淖、鎩羽而歸？以後的人看這段歷史，一定百思不解！

「帝國主義」是愚蠢，阿富汗則是悲劇。一個國家，談不上生產、貿易，一大堆文盲，要靠帝國施捨和種植鴉片，軍閥割據、戰禍連年。竟然有那種叫女人不准唸書、不准工作、沒男人陪不准出門的政治團

體來執政，真不知道今日何日？

阿富汗的故事還有得演，除了「哀矜」以外，尤其要謹記「處於國際社會的競技場，最重要的是自立自強」、「自己的國家自己救」！

- [阿富汗衝突](#)
- [阿富汗情勢](#)
- [阿富汗、台灣的命運](#)
- [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權對巴基斯坦的影響](#)

2.2 觀阿富汗坦利班感言（下）

日本侵華是歷史上一場無可抹滅的悲劇。

迨 1945 年抗戰勝利（慘勝）為止，中國軍民死亡人數超過一千萬人，其他的傷害及損失就更不用細說了。南京大屠殺確有其事，當然是中國人的悲哀與夢魘。也是日本人永難洗刷的罪惡與恥辱。

後人看歷史，除了譴責外敵，更重要的是，自己要檢討「為什麼被人家欺侮」？最簡單的原因就是自己不爭氣！為什麼不爭氣？就是我們國民的劣根性，例如喜歡內鬥分化、不思進取等等，此外，整個社會結構腐化（不公平），人民素質嚴重低落，也是重要關鍵。（1937 年抗戰爆發時，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中，文盲者占 94%，大字不識多少）。

一個國家的落後，不是一天造成的，而是數代累積的因果，在這樣的

背景下，就只有被欺侮被糟蹋的下場。看到這兩天的阿富汗情勢，我聯想起當年的中國！

個人從小喜歡歷史，自認瞭解我們民族的原罪。因此，對當年（民國23年）蔣介石在江西南昌提出的「新生活運動」寄予相當希望。請別小看那些口號：「整齊、清潔、簡單、樸素、迅速、確實」。簡單的口號，背後其實孕藏著現代社會文明開化的基本原則。相信蔣公這項運動，跟他早年在日本留學有相當關聯性。可惜的是，整個中國是個醬缸，靠他（或其他少數人的自覺）並無法在短期間扭轉大局。一個文明社會，需要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累積沉澱，其間必須家庭、社會、學校各方的教育能相輔相成，才能逐步型塑出一個文明開化的社會。

台灣，由於歷史的轉折，因為曾受日本人統治五十年，儘管日本人看不起台灣人，欺侮台灣人（日本人自己承認在台灣殺了六十萬台灣人，這個數字只有可能是縮水，實際數字必定遠超過六十萬人），然而，為了日本本身南進的利益，日本人在台灣確有軟硬體的建設（我要公正表達）。其後，國民政府來台，國民黨在大陸雖然是魯蛇，但在台灣，因為天時地利人謀，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，確實將台灣建設為蓬勃發展的經濟體。老百姓生活安和樂利有未來性，這一點，我們這一代就是活見證。八十年代後，台灣的發展，人言言殊，有人說民主開放了，有人說經濟成長停滯。有人說社會多元了，也有人說社會分裂了！也許，以上皆是。然而，我最關心的莫過於老百姓的生活

要能夠安和樂利有未來性。我是個無可救藥的「實證主義」者。

至於大陸，我常告訴親近友人：那是大陸人民自己的事。當年選擇共產黨，前三十年搞得一窮二白，本是大陸人民自己的選擇；怨不得別人。其後，幸好覺醒了，最近的「中國崛起」，我也相信，因此，目前泛西方勢力要對付中國，我也瞭然於心。

我最擔心的還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，誠摯祈禱老天保佑台灣，不要再彼此內鬥分化，保佑我們繼續往文明開化的目標前進。